俠義傳

四十六回　設謀誆藥氣走韓彰　遣興濟貧

且說盧方又到開封府求見你道却爲何事

光樓上盼到三更之後方見韓彰蔣平二人回覺詫異忙問道大哥如何能在此呢盧方便將包相以恩相待釋放無事的情由說了一遍蔣平聽了對着韓彰二人道我說不用去三哥務必不依道如今鬧的到不成事了盧方道你三哥那裡去了韓彰把到了開封彼此對壘的話說了一遍盧方聽了只急的搓手半晌歎了口氣道弟不是萬不是全是五弟不是蔣平道此事如何抱怨五弟呢盧方道他若不找甚麼姓展的咱們如何來到這裡

韓彰聽了卻不言語蔣平道事已如此也不必抱怨了雖道五弟有了英名你我作哥哥的豈不光彩麼只是如今依大哥怎麼樣呢盧方道再無別說只好劣兄將五弟帶至開封府一來懇求相爺在聖駕前保奏二來當與南俠陪個禮兒庶乎事有援白玉堂聽了登時氣的雙眉緊皺二目圓睜若非在文光樓上早已怪叫吆喝起來便怒道大哥此話從何說起小弟既來尋找南俠便與他誓不兩立雖不能他死我活總得要叫他甘心拜服於我小弟方能出這口惡氣若非如此小弟至死也是不從的蔣平聽了在旁讚道好兄弟好志氣真與我們陷空島爭氣韓彰在旁瞅了蔣平一眼仍是不語盧方道據五弟說來你與

南俠有仇麼白玉堂道並無仇隙盧方道既無仇隙你爲可之也則如此挫步呢玉堂道小弟也不恨他只恨這御猫二字我也不管他是有意我也不管是聖上所賜只是有個御猫便覺五鼠減色是必將他治倒方休如不然大哥就求包公回奏聖上將南俠的御猫二字去了或改了小弟也就情甘認罪盧方道五弟你這不是爲難劣兄麼劣兄受包相知遇之恩應該尋我五弟如今既已見着我却曰去求包公改御猫二字此話劣兄如何說的出口來白玉堂聽了冷笑道哦敢則大哥受了包公知遇之恩既如此就該拿了小弟去請功候賞你只這一句話把個仁義的盧方噎的默默無言站起身來出了文光樓聳身下

去便在後面大墻以外走來走去暗道我盧方交結了四個兄弟不想為此事五弟竟如此與我翻臉他還把我這長兄放在心裡麽又轉想包公相待的那一番情義自已對衆人說的話更覺心中難受左思右想心亂如蔴一時悶惱氣上攻自已把脚一跺道噯莫若死了由着五弟鬧去也省得我提心吊膽想罷一抬頭只見那邊從墻上斜插一枝杈椏甚是老幹自已暗暗點頭道不想我盧方竟自結果在此地了說罷從腰間解下絲縧往上一扔搭在樹上將兩頭比齊剛要結扣只見這絲縧赤球[illegible]自已跑到樹上去了盧方怪道可見時衰鬼弄人了怎麽絲縧也會活了呢正自思忖忽見順着枝幹下來一人却是蔣四

爺說道五弟糊塗了怎麼大哥也背悔了呢盧方見了蔣平不覺滴下淚來道四弟你看適纔五弟是何言語叫劣兄有何面目生於天地之間蔣平道五弟此時一味的心高氣傲難以治服不然小弟如何肯隨和他呢須要另設別法折服於他便了盧方道此時你我往何方去好呢蔣平道趕着上開封府就算大哥方纔聽見我等到了故此急急前來陪罪再者也打聽打聽三哥的下落盧方聽了只得接過絲縧將腰束好一同竟奔開封府而來見了差役說明來歷差役去不多時便見南俠迎了出來彼此相見又與蔣平引見隨即來到書房剛一進門見包公穿着便服在上面端坐連忙雙膝跪倒口中說道盧方罪該萬

死裡乞恩相赦宥蔣平也就跪在一傍徐慶正在那裡坐着見盧方與蔣平跪倒他便順着坐兒一溜也就跪下了包公見他們這番光景真是豪俠義氣連忙說道盧義士他等前來原不知本閣已將義士釋放故此爲義氣而來本閣也不見罪只管起來還有話說盧方等聽了只得向上叩頭立起身來包公見蔣平骨瘦加柴形如病夫便問此是何人盧方一一回稟包公方知就是善會水的蔣澤長忙命左右看坐連展爺與公孫策俱各坐了包公便將馬漢中了毒藥弩箭昏迷不醒的話說了一回依盧方就要同去向韓彰取藥蔣平攔道大哥若取藥惟恐二哥當着五弟絕絕不肯給的莫若小弟使個計策將藥詐來責

將二哥激發走了剩了五弟一人孤掌難鳴也就好擒了盧方聽說便問計將安出蔣平附耳道如此如此二哥焉有不走之理盧方聽了道這一來你二哥與我豈不又分散了麼蔣平道目下雖然分別日後自然團聚現在外面已交五鼓事不宜遲且自取藥要緊連忙向展爺要了紙筆墨硯提筆一揮而就摺疊了叫盧方打上花押便同明包公乃從房上回去又近又快包公應允蔣平出了書房將身一縱上房越脊登時不見衆人無不稱羨單說蔣爺來至文光樓還聽見韓彰在那裡勸慰白玉堂原來玉堂的餘氣還未消呢蔣平見了二人道我與大哥將三哥好容易救回不想三哥中了毒藥袖箭大哥背負到前面樹

林再也不能走了小弟又背他不動只得二哥與小弟同去走走韓爺聽了連忙離了文光樓蔣平便問二哥藥在何處韓彰從腰間摘下個小荷包來遞與蔣平蔣平接過摸了摸却有兩丸急忙掏出將衣邊鈕子咬下兩個咬去鼻兒滴溜圓又將方纔寫的字帖裹了裹塞在荷包之內仍遞與韓彰將身形晃轉了幾轉他便抽身竟奔開封而來這裡韓爺只顧奔前面樹林以爲蔣平拿了藥去先解救徐慶去了那裡知道他是奔了開封呢韓二爺來到樹林四下裡尋覓並不見大哥三弟不由心下納悶摸摸荷包藥仍二丸未動更覺不解四爺也不見了只得乃回文光樓來見了白玉堂說了此事未免彼此狐疑韓爺回手

又摸了摸荷包道呀這不像藥連忙叫白玉堂敲着火種照看光亮一看原來是字帖兒裹着鈕子忙將字兒打開觀看却有盧方花押上面寫着叫韓彰絆住白玉堂作為內應方好擒拿白玉堂看了不由的設疑道二哥就把小弟綁了罷交付開封就是了韓爺聽了急道五弟休出此言這明是你四哥恐我幫助於你故用此反間之計好好好這纔是結義的好弟兄呢我韓彰也不能作內應也不能幫扶五弟俺就此去也說罷立起身來出了女光塽蹋身去了這時蔣平詐了藥回轉開封已有五鼓之半連忙將藥研好一半灌將下去不多時馬漢回轉過來吐了許多毒水心下方覺明白大家也就放了心了略略歇息天

已大亮到了次日晚間蔣平又暗暗到文光樓誰知玉堂却不在彼不知投何方去了盧方又到下處叫伴當將行李搬來從此開封府又添了陷空島的三義幫扶着訪查此事却分為兩班白日却是王馬張趙細細緝訪夜晚却是南俠同着三義暗暗搜尋不想這一日趙虎因包公八闈閒暇無事想起王馬二人在花神廟巧遇盧方暗自想道我何不也出城走走呢因此扮了個客人的模樣悄悄出城信步行走正走着覺得腹中饑餓便在村頭小飯鋪內意欲獨酌吃些點心剛然坐下要了酒隨意自飲只見對過桌上有一老頭兒却是外鄉行景滿面愁容眼淚汪汪也不吃也不喝只是瞅着趙爺趙爺見他可憐便問道

你這老頭兒瞧俺則甚那老者見問忙立起身來道非是小老兒敢瞧客官只因腹中饑餓缺少錢鈔見客官這裡飲酒又不好啟齒望乞見憐趙虎聽了哈哈大笑道敢則是你餓了這有何妨呢你便過來俺二人同桌而食有何不可那老兒聽了歡喜未免臉上有些羞慚及至過來趙爺要了點心饝饝叫他吃他却一壁吃着一壁落淚趙爺看了心中不悅道你這老頭兒好不曉事你說餓了俺給你吃你又哭甚麽呢老者道小老兒有心事難以告訴客官趙爺道原來你有心事這也罷了我且問你你姓甚麽老兒道老兒姓趙趙虎道嗳喲原來是當家子老者又接着道小老兒姓趙名慶乃是仁和縣的承差只因包三公

子太原進香趙虎聽了道甚麼包三公子老者道便是當朝宰相包相爺的姪兒趙虎道哦哦包三公子進香怎麼樣老者道他故意的繞走蘇州一來為遊山玩景二來為勒索州縣的銀兩趙虎道竟有這等事你講你講老者道只因路過管城縣我家老爺派我預備俩飯迎至公館款待誰想三公子說鋪墊不好預備的不佳他要勒索程儀三百兩我家老爺乃是一個清官並無許多銀兩又說小人借水行舟希圖違三百兩銀子將我打了二十板子幸喜衙門上下俱是相好却求打着後來見了包三公子將我押在馬棚這一頓馬鞭子打的却不輕還是應了另改公館并散銀兩方將我放出來小老兒一時無法因此脫

此意欲到京尋找一個親戚不想投親不着只落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衣服典當已盡看看不能糊口將來難免餓死作定他鄉之鬼呀說罷痛哭趙爺聽至此又是心疼趙慶又是氣恨包公子恨不得立刻拿來出這口惡氣因對趙慶道老人家你負此沉冤何不寫個訴呈在上司處分斯呢未知趙慶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七回　借遞呈權奸施毒計　巧結案公子辨奇冤

且說趙虎暗道我家相爺亦心爲國誰知他的子姪如此不法我何不將他指引到開封府看我們相爺如何辦理是秉公呵還是徇私呢想罷道你正該寫個呈子分斯趙慶道小老兒上京投親正爲遞呈分訴趙虎道不知你想

在何處去告呢趙慶道小老兒聞得大理寺文大人那裡頗好趙爺道文大人雖好總不如開封府包太師那裡好趙慶道包太師雖好惟恐這是他本家之人未免要有些袒護與事反爲不美趙虎道你不知道包太師辦事極其公道無論親疎總要秉正除奸若在別人手裡告了他倒可托個人情或者官府做個人情那到有的你若在他本人手裡告了他便得秉公辦理再也不能偏向的趙慶聽了有理便道既承指教明日就在太師跟前告就是了趙虎道你且不要忙如今相爺現在塲內約於十五日後你再進城擱轎呈訴當下叫他吃飽了却又在挑却內兜肚半錠銀子來道這還有五六天工夫呢莫不成餓着嘴拿

去做盤費用罷趙慶道小老兒既蒙賞吃點心如何還敢受賜銀兩趙虎道這有甚麼要緊你只管拿去你若不要俺就惱了趙慶只得接過來千恩萬謝的去了趙虎見趙慶去後自已又飲了幾杯纔出了飯舖也不訪查了便往舊路歸來心中暗暗盤算倒替相爺爲難此事要接了呈子生氣是不消說了只是如何辦法呢自已又囑咐趙虎吓趙虎你今日回開封可千萬莫露風聲這可是要緊的吓他雖如此想那裡知道凡事不可預料他若是將趙慶帶至開封倒不能錯誰知他又細起心來了這纔鬧的錯大發了呢趙虎在開封府等了幾天卻不見趙慶鳴寃心中暗暗輾轉道那老兒說是必來如何總未到呢難道他

是個誰嘴吃的若是如此我那半錠銀子花的纔冤呢你道趙慶爲何不來只因他過了五天這日一早趕進城來正走在熱鬧叢中忽見兩傍人一分嚷道閃開閃開太師爺來了太師爺來了趙慶聽見太師二字便煞住脚步等着轎子臨近便高舉呈詞雙膝跪倒口中喊道冤枉呀冤枉只見轎已打杵有人下馬接過呈子遞入轎內不多時只聽轎內說道將這人帶至府中問去左右答應一聲轎夫抬起轎來如飛的竟奔龐府去了你道這轎內是誰却是太師龐吉這老奸賊得了這張呈子如抬珍寶一般立刻派人請女婿孫榮與門生廖天成及至二人來到老賊將呈子與他等看了只樂得手舞足蹈屁滾尿流以爲此

次日將包興叅倒了又將趙慶叫到書房好言好語細細的問了一番便大家商議繕起奏摺預備明日呈遞又暗暗定計如何行文搜查勒索的銀兩又如何到了限期使他再不能更改洋洋得意樂不可言至次日聖上臨殿龐吉出班將摺子謹呈御覽聖上看了心中有些不悅立刻宣包公上殿便問道卿有幾個姪兒包公不知聖意只得奏道臣有三個姪男長次俱務農惟有第三個却是生員名叫包世榮聖上又問道你這姪男可曾見過沒有包公奏道爲臣自在京供職以來並未回家惟有臣的大嫂見過其餘二姪三姪俱未見過仁宗天子點了點頭便叫陳伴伴將此摺遞與包卿看包公恭敬接過一看連忙跪倒

奏道臣子姪不肖理應嚴拿押解來京嚴加審訊臣有家教不嚴之罪亦當從重究治仰懇天恩依律施行奏罷便匍匐在地聖上見包公毫無遮飾之詞又見伊惶愧至甚聖心反覺不安道卿家日夜勤勞王事並未回家如何能彀知道家中事體卿且平身俟押解來京時朕自有道理包公叩頭平身歸班聖上即傳旨意立刻行文看該府州縣無論包世榮行至何方立即押解馳驛來京此鈔一發如星飛電轉迅速之極不一日便將包三公子押解來京剛到城內熱鬧叢中見那壁廂一騎馬飛也似跑來相離不遠將馬收住滾鞍下來便在旁邊屈膝禀道小人包興奉相爺鈞諭求眾押解老爺略留情面容小人與公子餞

述一言再不能久停押解的官員聽是包太師差人前來誰也不好意思的只得將馬勒住道你就是包興麽旣是相爺有命容你與公子見面就是了但你主僕在那裡說話呢那包興道就在這邊飯舖罷不過三言兩語而已這官員便吩咐將閒人逐開此時看熱鬧的人山人海誰不知包相爺的人情到了又見這包三公子人品却也不俗同定包興進舖自有差役暗暗跟隨不多會便見出來包興又見了那位老爺屈膝跪倒道多承老爺厚情容小人與公子一見小人回去必對相爺細稟那官員也只得說給相爺請安包興連聲答應退下來抓鬃上馬如飛的去了這裡押解三公子的先到兵馬司掛號然後便到大理

寺聽候綸音誰知此時羅吉已奏明聖上就交大理寺審外添派兵馬司都察院三堂會審聖上准奏你道此賊又添此一處爲何只因兵馬司是他女婿孫榮都察院是他門生廖天成全是老賊心腹惟恐文彥博審的袒護故此添派二處他那裡知道文老大人忠正辦事毫無徇私呢不多時孫榮廖天成來到大理寺與文大人相見皆係欽命難分主客仍是文大人居了正位孫廖二人兩旁側坐喊了堂威便將包世榮帶上堂來便問他如何進香如何勒索州縣銀兩包三公子因在飯舖聽了包興之言說相爺已在各處託囑明白審訊之時不必推諉只管實說相爺自有救公子之法因此三公子便道生員奉祖母之命太原進香聞得蘇杭名山秀水極多莫若趁此進香就便

遊玩只因路上盤川缺少先前原是在州縣借用誰知後來他們俱送程儀並非有意勒索文大人道既無勒索那趙顏讀如何休致包世榮道生員乃一介儒生何敢妄干國政他休致不休致生員不得而知想來是他才力不佳罷了孫榮便道你一路進州過縣到底勒索了多少銀兩包世榮道隨來隨用也記不清了正問至此只見進來一個虞候却是龐太師寄了一封字兒叫面交孫姑老爺的孫榮接來看了道這還了得竟有如此之多文大人便問道孫大人却是何事孫榮道就是此子在外勒索的數目家岳已令人暗暗查來文大人道請借一觀孫榮便道請看遞將過去文大人見上面有名州縣的銷耗數目後面

又見有龐吉囑託孫榮極力參奏包公的話頭看完了也不遞給孫榮便籠入袖內望着來人說道此係公堂之上你如何擅敢妄傳書信是何道理本當按照擾亂公堂辦理念你是太師的虞候權且饒恕左右與我用棍打出去虞候嚇了個心驚膽怕左右一喊連忙逃下堂去文大人對孫榮道令岳做事太率意了此乃法堂竟敢遣人送書於理說不去罷孫榮連連稱是字柬兒也不敢往回要了廖天成見孫榮理曲他却搭訕着問包世榮道方纔押解官回稟包太師曾命人攔住馬頭要見你說話可是有的包世榮道有的無非告訴生員不必推諉總要實說求衆位大人庇佑之意廖天成道那人他叫甚麼名子包世榮道叫包興廖天成立刻吩咐差役傳包興到案暫將包世

榮帶下去不多時包興傳到孫榮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揮如今見了包興卻作起威來道好狗才你如何擅敢攔住欽犯傳說信息該當何罪講包興道小人只知伺候相爺不能左右何嘗攔住欽犯又擅敢私傳信息此事包興實實不知孫榮一聲斷喝道好狗才還敢強辯拉下去重打二十可憐包興無故遭此慘毒二十板打得死而復生心中想道我跟了相爺多年從來沒受過這等重責相爺審過多少案件也從來沒有這般的亂打今日活該我包興遇見對頭了早已橫了心再不招認此事孫榮又問道包興快快招上來包興道實實沒有此事小人一槩不知孫榮聽了怒上加怒吩咐左右請大刑只見左右將三根木

往堂上一摺包興雖是懦弱身軀他却是雄心豪氣早已把死付於度外何況這樣刑具他是看慣了的了全然不懼反冷笑道大人不必動怒大人既說小人攔住欽犯私傳信息似乎也該把我家公子帶上堂來質對質對纔是孫榮道那有工夫與你閑講左右與我夾起來文大人在上實實看不過聽不上便叫左右把包世榮帶上當面對證包世榮上堂見了包興看了半天道生員見的那人雖與他相仿只是黑瘦些却不是這等白胖孫榮聽了自覺着有些不妥忽見差役稟道開封府差主簿公孫策賫有文書當堂投遞文大人不知何事便吩領進來公孫策當下投了文書在一旁站立文大人當堂拆封將來文一看

芙蓉滿面對公孫策道他三個俱在此麼公孫策道是現在外面文大人道着他們進來公孫策轉身出去文大人方將來文與孫廖二人看了兩個賊登時就目瞪癡呆面目更色竟不知如何是好不多時只見公孫策領進了三個少年俱是英俊非常獨有第三個尤覺清秀三個人向上打恭文大人立起身來道二位公子免禮大公子包世恩二公子包世勲却不言語獨有三公子包世榮道家叔多多上覆文老伯叫晚生親至公堂與假冒名的當堂質對此事關係生員的名分故敢冒昧直陳望乞寬宥不料大公子一眼看見當堂跪的那人便問道你不是武吉祥麽誰知那人見了三位公子到來已然唬的魂不附體加

令又聽大爺一問不覺的抖衣而戰那裡還答應的出來展大人聽了問道怎麼你認得此人麼大公子道他是弟兄兩個他叫武吉祥他兄弟叫武平安原是晚生家的僕從只因他二人不守本分因此將他二人攆出去了不知他為何又假冒我三弟之名前來文大人又看了看武吉祥面貌果與三公子有些相仿心中早已明白更之三位公子請回衙署又向公孫策道主簿回去多多上覆閣下就說我這裡即刻具本覆奏並將包興帶回且聽綸音便了三位公子又向上一躬退下堂來公孫策扶着包興一同回開封去了且說包公自那日被龐吉奏了一本始知三公子在外胡為回到衙中又氣又恨又慚愧氣的是

大老爺養子不教假的是三公子年少無知在外闖此大禍恨不能自己把他拿住依法處治所愧者自己勵精圖治爲國忘家不想從輩子姪不能恪守家範以致生出事來使我在大廷之上碰頭請罪眞眞令人羞死從此後有何面目在相位忝居呢越想越煩惱這些日連飲食俱各減了後來又聽得三公子解到聖上添了三堂會審便覺心上難安偏偏又把包興傳去不知爲着何事正在躊躇不安之時忽見差役帶進一人包公雖然認得一時想不起來只見那人朝上跪倒道小人包旺與老爺叩頭包公聽了方想起果是包旺心中暗道他必是爲三公子之事而來暫且按住心頭之火問道你來此何事包旺道小人

奉了太君爺太夫人大君爺大夫人之命帶領三位公子前來與相爺慶壽包公聽了不覺詫異道三位公子在那裡包旺道少刻就到包公便叫李才同定包旺在外立等三位公子到了急刻領來二人領命去了包公此時早已料到此事有些蹊蹺了少時只見李才領定三位公子進來包公一見滿心歡喜三位公子恭見已畢包公攙扶起來請了父母的安好候了兄嫂的起居又見三人中惟有三公子相貌清奇更覺喜愛便叫李才帶領三位公子進內給夫人請安包公既見了三位公子便料定那個是假冒名的了立刻請公孫先生來告訴了此事急辦文書帶領三位公子到大理寺當面質對此時展爺與盧義士四

勇上俱各聽見了惟有趙虎暗暗更加歡喜展南俠便帶領三義四勇來到書房與相爺稱賀包公此時把連日悶氣登時消盡見了衆人進來更覺歡喜暢快便命大家坐了就此將此事測度了一番然後又問了問這幾日訪查的光景俱各回言並無下落還是盧方忠厚的心腸立了個主意道恩相爲此事甚是焦心而且欽限又緊莫若恩相再遇聖上追問之時且先將盧方等三人奏知聖上一來且安聖心二來理當請罪如能設討下限來豈不又緩一步麽包公道盧義士說的也是且看機會便了正說間公孫策帶領三位公子同來到了書房參見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訪奸人假公子正法　貶佞黨眞義士面君

且說公孫策與三位公子同來將文大人之言一一稟明大公子又將認得冒名的武吉祥也回了惟有包興一瘸一拐見了包公將孫榮毆打的情節述了一遍包公安慰了他一番叫他且自歇息將養衆人從此見了三位公子也就告別了來至公廳大家設席與包興壓驚裡面却是相爺與三位公子接風擇塵就在後面同定夫人三位公子敘天倫之樂單言文大人具了奏摺連龐吉的書信與開封府的文書俱各隨摺奏聞天子看了又喜又惱喜的是包卿子姪並無此事可見他傳家有法不愧詩書門第將來總可以繼紹簪纓惱的是龐吉屢與包卿作對總是

他的理斷如今索性與孫榮竟成羣黨全無顧忌這不是有意要陷害大臣麼他真要如此叫朕也難護庇了便將文彥博原摺案卷人犯俱交開封府問訊包公接到此旨看了案卷陞堂略問了問趙慶將武吉祥帶上堂來一瞧卽眾友問他同事者多少人武吉祥道小人有個兄弟名叫武平安他原假充包旺還有兩個伴當不想風聲一露他們就預先逃走了包公因有龐吉私書上面有查來各處數目不得不問果然數目相符又問他有個包興曾給你送信却在何處說的是何言語武吉祥便將在飯舖內說的話一一回明包公道若見了此人你可認得麼武吉祥道若見了面自然認得包公叫他畫招暫且收監包

公問道今日當值的是誰只見下面上來三人跪稟道是小人江樊黃茂包公看了又添派了馬步快頭耿春鄭平二人吩咐道你四人前往龐府左右細細訪查如有面貌與包興相彷的只管拿來四個人領命去了包公退堂來至書房請了公孫先生來商議具摺覆奏並定罪名處分等事不表且言領了相諭的四人暗暗來到龐府分為兩路細細訪查及至兩下裡四個人走個對頭俱各搖頭四人會意這是沒有的緣故彼此納悶可往那裡去尋呢真真事有湊巧只見那邊來了個醉漢旁邊有一人用手相攙恰恰的彷彿包興與四人喜不自勝就迎了上來只聽那醉漢道老二吓你今兒請了我了你算包興兒弟了你要

是不請我呀你可就是包興的兒子了說罷哈哈大笑又聽那人道你滿嘴裡說的是甚麼偈點酒兒混咲防這叫人聽見是甚麼意思說話之間四人已來到跟前將二人一同𢭃住套上鐵鍊拉着就走這人唬得面目焦黃不知何事那醉漢還胡言亂語的講交情過節兒四個人也不理他及至來到開封府着二人看守二人回話包公正在書房與公孫先生商議奏摺見江樊耿春二人進來便將如何拿的一二稟明包公聽了立刻陞堂先將醉漢帶上來問道你叫甚麼名字醉漢道小人叫龐明在龐府帳房裡寫帳包公問道那一個他叫甚麼龐明道他叫龐光也在龐府帳房裡我們倆是同手兒夥計包公道他既叫龐

光爲何你又叫他包興呢講龐明說這個那個他是甚麼件事情他是那們這們件事情呢包公吩咐掌嘴龐明忙道我說我說他原當過包興得了十兩銀子小人纔喧着他喝了他個酒兒就是說兄弟夠兒子夠我們原本頑笑並沒有打架拌嘴不知爲甚麼就把我們拿來了包公吩咐將他帶下去把龐光帶上堂來包公看了果然有些彷彿包興把驚堂木一拍道龐光你把假冒包興情由訴上來龐光道並無此事叶龐明是喝醉了滿口裡胡說包公叫提武吉祥上堂當面認來武吉祥見了龐光道合下小人在飯舖說話的正是此人龐光聽了心下慌張包公吩咐拉下去重打二十大板打的他叫苦連天不能不說便將

龐吉與孫榮廖天成在書房如何定計恐包三公子不應故此叫小人假扮包興告訴三公子只管應承自有相爺解救別的小人一概不知包公叫他畫了供同武吉祥一並寄監候旨奏下來再行釋放龐明無事叫他去了包公仍來至書房將此事也敘入摺內定了武吉祥御刑處死至於龐吉與孫榮廖天成私定陰謀擱藏欽犯傳遞私信皆屬挾私陷害臣不敢妄擬罪名仰乞聖聰明示睿鑒施行此本一上仁宗看畢心中十分不悅即明發上諭龐吉屢設奸謀頻施毒計挾制首相讒害大臣理宜貶爲庶民以懲其罪姑念其在朝有年身爲國戚着仍加恩賞太師銜賞食全俸不准入朝從政儻再不知自勵暗生事端即

當從重治罪孫榮廖天成阿附龐吉結成黨類實屬不知自愛俱着降三級調用餘依議欽此此旨一下衆人無不稱快包公奉旨用狗頭鍘將武吉祥正法龐光釋放趙慶亦着他同去額外賞銀十兩立刻行文到管城縣趙慶仍然在役當差此事已結包公便慶壽辰聖上與太后俱有賞賚至於衆官祝賀凡送禮者俱是璧回衆官亦多有不敢送者因知相爺爲人忠梗無私不必細述過了生辰節叫三位公子同去惟有三公子包公甚是喜愛叫他回去稟明了祖父祖母與他父母仍來開封府在衙內讀書自已與他改正詩文就是科考亦甚就近打發他等去後拼下謝恩摺子預備明日上朝呈遞次日入內遞摺請安聖

上召見便問訪查的那人如何包公趁機奏道那人雖未拿獲現有他同夥三人自行投到臣已訊明他等是陷空島內盧家莊的五鼠聖上聽了問道何以謂之五鼠包公奏道是他五個人的綽號第一盤桅鼠盧方第二是徹地鼠韓彰第三是穿山鼠徐慶第四是混江鼠蔣平第五是錦毛鼠白玉堂聖上聽了龍顏大悅天顏道聽他們這些綽號想來就是他們本領了包公道正是現今惟有韓彰白玉堂不知去向其餘三人俱在臣衙內仁宗道既如此卿明日將此三人帶進朝內朕在壽山福海御審包公聽了心下早已明白這是天子要看看他們的本領故意的以御審為名若果要御審又何必單在壽山福海呢再者包公

爲何說盤桅鼠混江鼠呢包公爲此籌畫已久恐說出鑽天翻江有犯聖忌故此改了這也是憐才的一番苦心當日早朝已畢回到開封將事告訴了盧方等三人並着展爺與公孫先生等明日俱隨入朝爲照應他們三人又囑咐了他三人多少言語無非是敬謹小心而已到了次日盧方等絕早的就披上罪裙罪衣包公見了吩咐不必俟聖旨召見時再穿不遲盧方道罪民等今日朝見天顏理宜奉公守法若臨期再穿未免簡慢不是敬君上之理包公點頭道好所論極是若如此本閣可以不必再囑咐了便上轎入朝展爺等一羣英雄跟隨來至朝房照應盧方等三人不時的問問茶水等項盧方到了此時惟有低頭

不語蔣平也是暗自沉吟獨有澇爺徐慶東瞧西望問了這裡又打聽那邊進一點沒頓氣見也是沒有忽見包興從那邊跑來口內打勝又點手見展爺已知是聖上過壽山福海那邊去了連忙同定盧方等隨着包興往內裡而來包興又悄悄囑附盧方道盧員外不要害怕聖上要問話時總要據實陳奏若問別的自有相爺代奏盧方連連點頭剛來至壽山福海只見宮殿樓閣金碧交輝寶鼎香烟氤氳結彩丹墀之上文武排班忽聽鐘磬之音嘹亮一對對提爐引着聖上升了寶殿頃刻肅然寂靜却見包相牙笏上捧走一本却是盧方等的名子跪在丹墀聖上宣至殿上略問數語由來了老伴伴陳林來至丹墀之上道

旨意帶盧方徐慶蔣平此話剛完早有御前侍衛將盧方等一邊一個架起肐膊上了丹墀任你英雄好漢到了此時沒有不動心的漫說盧蔣二人連渾愣兒的徐慶他也覺心中亂跳兩邊的侍衛又將他等一按悄悄說道跪下三人俯伏在地侍衛往兩邊一閃聖上見他等觳觫戰慄之不敢抬頭叫盧方抬起頭來盧方秉正向上仁宗看了點了點頭暗道看他相貌出眾武藝必定超羣因問道居住何方結義幾人作何生理盧方一一奏罷聖上又問他因何投到開封府盧方連忙叩首奏道罪民因白玉堂年幼無知惹下滔天大禍全是罪民素日不能規箴也告誓導致令釀成此事惟有仰懇天恩將罪民重治其罪奏罷叩

頭碰他仁宗見他清甘替白玉堂認罪眞不愧結盟的義氣聖心大悅忽見那邊忠烈祠旗桿上黃旗被風刮的唿喇喇亂響又見兩旁的飄帶有一根卻裹住滑車聖上卻借題發揮道盧方你爲何叫作盤桅鼠盧方奏道只因罪民船上篷索斷落罪民會爬桅結索因此叫爲盤桅鼠實乃罪民末技聖上道你看那旗桿上飄帶纏繞不清你可能殼上去解開麼盧方跪着扭項一看奏道罪民可以勉力巴結聖上命陳林將盧方領下丹墀脫去罪衣罪裙來到旗桿之下他便挽掖衣袖將身一縱蹲在夾桿石上只用手一扶旗桿兩膝一拳只聽哧哧哧哧猶如猿猴一般迅速之極早已到了挂旗之處先將纏繞在旗桿上的解開

只見他用腿盤旗桿將身形一探却把滑車上的也就說落下來此時聖上與羣臣看的明白無不喝采忽又見他伸開一腿只用一腿盤住旗桿將身體一平雙手一伸却任黃旗一旁又添上了一個順風旗眾人看了誰不替他就驚忽又用了個撥雲探月架式將左手一甩將那一條腿甲離了桿這一下把眾人唬了一跳及至看時他早用左手單挽旗桿又使了個鵰展翅下面自聖上以下無不喝采連聲猛見他把頭一低商溜溜順將下來彷彿失手的一般却把眾人唬着了齊說不好再一看時他却從夾桿石上跳將下來眾人方纔放心天子滿心歡喜連聲讚道真不愧盤桅二字陳林仍帶盧方上了丹墀跪在旁邊

看第二的名叫徹地鼠韓彰不知去向聖上即看第三的名叫穿山鼠徐慶便問道徐慶徐慶抬起頭來道有他這聲答應的極其脆亮天子把他一看見他黑漆漆一張面皮光閃閃兩個環睛鹵莽非常毫無畏懼不知仁宗看了問出甚麽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四十九回　金殿試藝三鼠封官　佛門遞呈雙鳥告狀

話說天子見那徐慶鹵莽非常因問他如何穿山徐慶道只因我蔣平在後面悄悄拉他提撥道罪民罪民徐慶聽了方說道我罪民在陷空島連鑽十八孔故此人人叫我罪民穿山鼠聖上道朕這萬壽山也有山窟你可穿得過去麽徐慶道只要是通的就鑽的過去聖上又派了陳林

將徐慶領至萬壽山下徐慶脫去罪衣罪裙陳林囑附他道你只要穿山窟過去應個景見即便下來不要躭延工夫徐慶只管答應誰知他到了半山之間見個山窟把身子一順就不見了足有兩盞茶時不見出來陳林着急道徐慶你往那裡去了忽見徐慶在南山尖之上應道俺在這裡這一聲連聖上與羣臣俱各聽見了盧方在一傍跪着暗暗着急恐聖上見怪誰知徐慶應了一聲又不見了陳林更自着急等了多會方見他從山窟內穿出陳林連忙點手呼他下來此時徐慶已不成模樣渾身青苔滿頭塵垢陳林仍把他帶在丹墀跪在一傍聖上連連誇獎果眞不愧穿山二字又見單上第四名混江鼠蔣平天子

往下一看見他身材渺小再搭着俯伏在地更顯葳蕤及至叫他抬起頭來却是面黃肌瘦形如病夫仁宗有些不悅暗想道看他這光景如何配稱混江鼠呢無奈何問道你既叫混江鼠想來是會水了蔣平道罪民在水間能開目視物能水中個月住宿頗識水性因此喚作混江鼠這不過是罪民小巧之技仁宗聽說頗識水性四字更不喜悅立刻吩咐備船叫陳林進內取朕的金蟾來少時陳伴伴取到天子命包公細看只見金漆木盆之中內有一個三足蟾兒有三寸按三才長有五寸邁五行兩個眼睛如琥珀一般一張大口恰似胭脂碧綠的身子雪白的肚兒更趁着兩個金眼圈兒週身的金點兒實實好看真是稀

奇之物包公看了讚道真乃奇寶天子命陳林帶着蔣平上一隻小船却命太監提了木筩聖上帶領首相及諸大臣登在大船之上此時陳林看蔣平光景惟恐他不能捉蟾悄悄告訴他道此蟾乃聖上心愛之物你若不能捉時趁早言語我與你奏明聖上省得吃罪不起蔣平笑道公公但請放心不要多慮有水靠求借一件陳林道有有有立刻叫小太監拿幾件來蔣平挑了身極小的脫了罪衣罪裙穿上水靠剛剛合體只聽聖上那邊大船上太監手提木筩道蔣平看真這就放蟾了說罷將木筩口兒向下底兒朝上連蟾帶水俱各倒在海內只見那蟾在水皮之上發愣陳林這邊緊催蔣平下去下去快下去蔣平他却不

動不多時那蟾靈性清醒三足一晃就不見了蔣平方向船頭將身一順連個聲息也無也不見了天子那邊看的眞切暗道看他入水勢頗有能爲只是金蟾惟恐遺失眼睜睜往水中觀看半天不見影響天子暗說不好朕看他懦弱身軀如何禁的住在水中許久別是他捉不住金蟾畏罪自溺死了罷這是怎麽說朕爲一蟾要人一命豈是爲君的道理正在着急忽見水中咕嘟嘟翻起泡來此泡一翻連眾人俱各猜疑了這必是沉了底兒了仁宗好生難受君臣只顧遠處觀望未想到船頭以前忽然水上起波波紋往四下裡一開發了一個極大的圈兒從當中闢出人來却是面向下背朝上眞是河漂子一般聖上看了

不由的一怔猛見他將腰一拱仰起頭來却是蔣平在水中跪着兩手上下合攏將手一張只聽金蟾在掌中呱呱的亂叫天子大喜道豈但頗識水性竟是水勢精通了眞是好混江鼠不愧其稱忙吩咐太監將木筩另注新水蔣平將金蟾放在裡面跪在水皮上恭恭敬敬向上叩了三個頭聖上及衆人無不誇讚見他仍然踏水奔至小船脫了衣靠陳林更喜仍把他帶往金鑾殿來此時聖上已回轉殿內宣包公進殿道朕看他等技藝超羣豪俠尚義國家總以鼓勵人材爲重朕欲加封他等職銜以後也令有本領的各懷向上之心卿家以爲何如包公原有此心恐聖上設疑不敢啟奏今一聞此旨連忙跪倒奏道聖主神

明天恩浩蕩從此大開進賢之門實國家之大幸也仁宗大悅立刻傳旨賞了盧方等三人也是六品校尉之職俱在開封供職又傳旨務必訪查白玉堂韓彰二人不拘時日包公帶領盧方等謝恩天子駕轉回宮包公散朝來到衙署盧方等三人從新又叩謝了包公包公甚喜却又諄諄囑咐務要訪查二義士五義士莫要辜負聖恩公孫策與展爺王馬張趙俱各與三人賀喜獨有趙虎心中不樂暗自思道我們辛苦了多年方纔掙得個校尉如今他三人不發一刀一槍便也是校尉竟自與我等爲伍若論盧大哥他的人品軒昂爲人忠厚武藝超羣原是好的就是徐三哥直直爽爽就合我趙虎的脾氣是的也還可以獨

有那姓蔣的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塵的那個樣兒眼看着成了乾兒了不是筋連着也就散了他還說動話兒鬧雁兒狐尖酸刻薄怎麽配與我老趙同堂辦事呢心中老大不樂因此每每聚談飲酒之間趙虎獨獨與蔣平不對蔣爺毫不介意他等一壁裡訪查正事一壁裡彼此聚會又耽延了一個月的光景這一天包公下朝忽見兩個烏鴉隨着轎呱呱亂叫再不飛去包公心中有些疑惑又見有個和尚迎轎跪倒雙手舉呈口呼寃枉包興接了呈子隨轎進了衙門包公立刻陞堂將訴呈看畢把和尚帶上來問了一堂原來此僧名叫法明爲替他師兄法聰辨寃卽刻命將和尚暫帶下去忽聽烏鴉又來亂叫及至退

堂來到書房包興遞了一盞茶剛然接過那兩個烏鴉又在簷前呱呱亂叫包公放下茶杯出書房一看仍是那兩個烏鴉包公暗暗道這烏鴉必有事故吩咐李才將江樊黃茂二人喚進來李才答應不多時二人跟了李才進來到書房門首包公就差他二人跟隨烏鴉前去看有何動靜江黃二人忙跪下稟道相爺叫小人跟隨烏鴉往那裡去請卽示下包公一聲斷喝道唗好狗才誰許你等多說派你二人跟隨你便跟去無論是何地方但有形踪可疑的卽便拿來見我說罷轉身進了書房江黃二人彼此對瞧了瞧不敢多言只得站起對烏鴉道往那裡去走吓可煞作怪那烏鴉便展翅飛起出衙去了二人那敢怠慢趕

出了衙門却見烏鴉在前二人不管別的低頭看看脚底下却又仰面瞧瞧烏鴉不分高低沒有理會已到城外曠野之地二人吁吁帶喘江樊道好差使眼見兩條退跟着帶翅兒的跑黃茂道我可頑不開了再要跑我就要暴脫了你瞧我這渾身汗全透了忽見那邊飛了一羣烏鴉來速這兩個裹住江樊道不好咧完了咱們這兩個呀呀兒喲了好漢打不過人多說着話兩個便坐在地下仰面觀瞧只見左旋右舞飛騰上下如何分的出來呢江黃二人爲難這可怎麼樣呢猛聽得那邊樹上呱呱亂叫江黃立起身來一看道夥計你在這裡呢好吓他兩個會頑吓敢則躲在樹裡藏着呢黃茂道知道是不是江樊道咱們叫

他一聲兒老鴉所該走咧只見兩個烏鴉飛起向着二人亂叫又往南飛去了江樊道眞奇怪黃茂道別管他咱們且跟他到那裡二人趕步向前剛然來至寶善莊烏鴉却不見了見有兩個穿青衣的一個大漢一個後生江樊猛然省悟道影計二青吓黃茂道不錯雙星即二人說完仍在游疑只見那二人從小路上岔走大漢在前後生在後趕不上大漢一着急却跌倒了把靴子脫落了一隻却露出尖尖的金蓮來那大漢看見轉回身來將他扶起又把靴子拾起叫他穿上黃茂早起過來道你這漢子要拐那婦人往那裡去一伸手就要拿人那知大漢眼快反把黃茂腕子攏住往懷裡一領黃茂難以扎掙便就順水推舟

的爬下了江樊過來喚道故意的男扮女妝必有事故反將我們夥計摔倒你這厮有多大膽說罷纔要動手只見那大漢將手一晃一展眼間右脅下就是一拳江樊往後倒退了幾步身不由已的也就仰面朝天的躺下了他二人却好雖則一個爬着一個躺着却罵不絕口又不敢起來合他較量只聽那大漢對後生說你順着小路過去有一樹林過了樹林就看見莊門了你告訴莊丁們叫他等前來綁人那假後生忙忙順着小路去了不多時果見來了幾個莊丁短棍鐵尺口稱主管拿甚麽人大漢用手往地下一指道將他二人綑了帶至莊中見員外去莊丁聽了一齊上前綑了就走繞過樹林果見一個廣粱大門江

黄二人正要求聽打聽一直進了莊門大漢將他二人帶至羣房道我同員外去不多時員外出來見了公差江樊只唬得驚疑不止不知爲了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回　徹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寶

且說那員外迎面見了兩個公差誰知他却認得江樊連忙吩咐家丁快快鬆了綁縛請到裡面去坐你道這員外却是何等樣人也姓林單名一個春字也是個不安本分的當初同江樊他兩個人原是破落戶出身只因林春發了一注外財便與江樊分手江樊却又上了開封府當皂隸暗暗的熬上了差役頭目林春久已聽得江樊在開封府當差就要仍然結識於他誰知江樊見了相爺秉正除

奸又見展爺算英雄豪俠心中羨慕頗有向上之心他竟改邪歸正將夙日所爲之事一想全然不是在規矩之中以後總要做好事當好人纔是不想今日被林春主管雷洪拿來見了員外却是林春林春連連恕罪即刻將江樊黃茂讓至待客廳上獻茶已畢林春欠身道實實不知是二位上差多有得罪望乞看當初的分上務求遮蓋一二江樊道你我原是同過患難的這有甚麼要緊但請放心說罷執手別過頭來就要起身這本是個脫身之計不想林春更是奸滑油透的忙攔道江賢弟且不必忙便向小童一使眼色小童連忙端出一個盤子裡面放定四封銀子林春笑道些須薄禮望乞笑納江樊道林兄你這就錯

了似這點事見有甚要緊難道用這銀子買囑小弟不成斷難從命林春聽了登時放下臉來道江樊你好不知時務我好意念昔日之情賞臉給你銀兩你竟敢推托想來你是仗着開封府藐視於我好好回頭叫聲雷洪將他二人弔起來給我着實拷打立刻叫他寫下字據再回我知道雷洪即吩咐莊丁綑了二人帶至東院三間屋內江樊黃茂也不言語被莊丁推至東院甚是寬濶却有三間屋子是兩明一暗正中樑上有兩個大環環內有鍊鍊上有鈎從背縛之處伸下鈎來鈎住腰間繇繇往上一拉用的那剛沾地前後並無倚靠雷洪叫莊丁搬個坐位坐下又吩附莊丁用皮鞭先抽江樊江樊到了此時便把當初的

撥皮施展出來罵不絕口莊丁連抽數下江樊談笑自若道鬆小子你們當家的慣會打算盤一點葷腥兒也不給你們吃盡與你們豆腐吃的你們一點囊劲兒也沒有你這是打人呢還是與我去痒痒呢雷洪聞聽接過鞭子來一連抽了幾下江樊道還是大小子好他倒底兒給我抓抓痒痒孝順孝順我呀雷洪也不理他又抽了數下又叫莊丁抽黄茂黄茂也不言語閉眼合睛惟有咬牙忍疼而已江樊見黄茂挨死打惟恐他一哼出來就不是勁兒了他却拿話往這邊領着說你們不必抽他了他的困大抽着抽着就睡着了你們還是孝順我來罷雷洪聽了不覺怒氣填胸向莊丁手内接過皮鞭子來又打江樊江樊却

是嘻皮笑臉鬧的雷洪無法只得歇息歇息此時日已啣山將有掌燈時候只聽小童說道雷大叔員外叫你老吃飯呢雷洪叫莊丁等皆吃飯去自已出來將門帶上扣了了吊見同小童去了這屋內江黃二人聽了聽外面寂靜無聲黃茂悄悄說道江大哥方纔要不是你拿話兒領過去我有點頑不開了江樊道你等着罷回來他來了這頓打那纔散駝的呢黃茂道這可怎麽好呢忽見從裡間屋內出來一人知看不出是甚麽模樣江樊問道你是甚麽人那人道小老兒姓豆只因同小女上怀梁投親去就在前面寶善莊打尖不想這員外由莊上回來看見小女就要搶掠多虧了一位義士姓韓名彰救了小老兒父女二

人又賠了五兩銀子不料不識路徑竟自走入莊內却就是這員外這裡因此被他仍然搶回將我拘禁在此尚不知我女兒性命如何說着說着就哭了江黃二人聽了說是韓彰滿心歡喜道咱們儻能脫了此難要是找着韓彰這纔是一件美差呢正說至此忽聽了吊兒一響將門閃開一縫却進來了一人火扇一幌江黃二人見他穿着夜行衣靠一色是青忽聽豆老兒說道原來是恩公到了江黃聽了此言知是韓彰忙道二員外爺你老快救我們纔好韓彰道不要忙從背後抽出刀來將繩縛割斷又把鐵鍊銬子摘下江黃二人已覺痛快又放了豆老兒那豆老兒因綑他的工夫大了又有了年紀一時血脈不能流通

韓彰便叫他等領出屋來悄悄道你們在何處等等我將林春拿住交付你二人好去請功再找找豆老的女兒在何處只是這院內並無藏身之所你們在何處等呢忽見西墻下有個極大的馬槽扣在那裡韓彰道有了你們就藏在馬槽之下如何呢江樊道叫他二人藏在裡面罷我是問不慣的我二人好找地方另藏在別處罷說着就將馬槽一頭掀起黃茂與豆老兒跑進去仍然扣好二義士却從後面上房見各屋內燈光明亮他却伏在簷前往下細聽有一個婆子說道安人你這一片好心每日燒香念佛的只保佑員外平安無事罷安人道但願如此只是再也勸不過來的今日又搶了一個女子來還鎖在那邊屋

裡呢不知又是甚麽主意婆子道今日不顧那女子了韓翁暗喜幸而女子尚未失身又聽婆子道還有一宗事最惡呢原來咱們莊南有個錫匠叫甚麽季廣他的女人倪氏合咱們員外不大清楚只因錫匠病纔好了咱們員外就叫主管雷洪定下一計策叫倪氏告訴他男人說他病時曾許下在寶珠寺燒香這寺中有個後院子是一塊空地並坵着一口棺材墻都倒塌不整咱們雷洪就在那裡等他安人問道等他做甚麽婆子道這就是他們定的計策那倪氏燒完了香就要上後院子小解解下裙子來搭在坵子上及至小解完了就不見了因此他就囘了家了到了半夜裡有人敲門嚷道送裙子來了倪氏叫他男人

出去就被人割了頭去了這倪氏就告到祥符縣說廟內昨日失去裙子夜間夫主就被人殺了縣官聽罷就疑惑廟內和尚身上即派人前去搜尋却於廟內後院坑子旁邊見有浮土一堆刨開看時就是那條裙子包着李廣的腦袋呢差人就把本廟的和尚法聰拿了去了用酷刑審問他如何能招呢誰知法聰有個師弟名叫法明募化回來聽見此事他却在開封府告了咱們員外聽見此信恐怕開封問事利害萬一露出馬脚來不大穩便因此又叫雷洪拿了青衣小帽叫倪氏改裝藏在咱們家裡就在東跨所聽說今晚成親你老人家想想這是甚麼事平白無故的生出這等壽計韓爺聽畢便繞至東跨所輕輕落下

只聽屋內說道那開封府斷事如神你若到了那裡三言兩語包管露出馬脚來那還了得如今這個法子誰想的到你在這裡呢這纔是萬年無憂呢婦人說道就只一宗我今日來時遇見兩個公差偏偏的又把靴子掉了露出脚來喜的好在拿住了千萬別要把他們放走了林春道我已告訴雷洪三更時把他們結果了就完了婦人道若如此事情纔得乾淨呢韓二爺聽至此不由氣往上撞暗道好惡賊却用手輕輕的掀起簾櫳來至堂屋之內見那邊放着軟簾走至跟前猛然的將簾一掀口中說道懷就是一刀却把刀一晃滿屋明亮林春這一唬不小見來人身量高大穿着一身青靠手持明亮亮的刀借燈光一照

更覺難看便跪倒哀告道大王爺饒命若用銀兩我去取去韓彰道俺自會取何用你去且先把你綑了再說見他穿着短衣一回頭看見繩線放在那裡就一伸手拿進來將刀咬在口中用手將他綑了個結實又見有一條絹子叫林春張開口給他塞上再看那婦人時已經哆嗦在一堆順手提將過來却把拴帳鈎的綫子割下來將婦人綑了又割下一副飄帶將婦人的口也塞上正要回身出來找江樊等忽聽一聲嚷却是甯洪到東院持刀殺人去了不見江黃豆老連忙呼喚莊丁搜尋却在馬槽下搜出黃茂豆老獨獨不見了江樊只得來稟員外韓爺早迎至院中劈面就是一刀甯洪眼快用手中刀儘力一磕幾乎把

韓爺的刀磕飛韓爺暗道好力量二人往來多時韓爺技藝雖强吃虧了力軟雷洪的本領不濟便宜力大所謂一力降十會韓爺看看不敵猛見一塊石頭飛來正打在雷洪的脖項之上不由的向前一栽韓爺手快反背就是一刀背打在脊梁骨上這厮下繞把小子鬧了個狗吃屎韓爺剛要上前忽聽道三員外不必動手待我來却是江樊上前將雷洪綁了原來江樊見雷洪呼喚莊丁搜查他却隱在黑暗之處後見拿了黄茂豆老雷洪吩咐莊丁好生看守待我同員外去雷洪前邊走江樊却後邊暗暗跟隨因無兵刃走着隨便揀了一塊石頭子兒在手內拿着可巧遇韓爺同雷洪交手他却暗打一石不想就在此石上

成功韓爺又搜出豆女交付與林春之妻吩咐俟此案完結時好叫豆老兒領去復又放了黃茂豆老江樊等又求韓爺護送便把竊聽設計謀害季廣法聰含冤之事一一敘說明白江樊又說求二員外親至開封府去並言盧方等已然受職韓爺聽了卻不言語轉眼之間就不見了江黃二人卻無奈何只得押解二人來到開封把二義士解救以及拿獲林春倪氏雷洪並韓彰說的謀害季廣法聰冤枉之事俱各稟明了包公先差人到祥符縣提法聰到案然後立刻陞堂帶上林春倪氏雷洪等一干人犯嚴加審訊他三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俱各一一招認包公命他們俱畫招具結收禁按例定罪仍派江樊黃茂帶了豆

老兒到寶善莊將他女兒交代明白按親去罷及至法聰提到又把原告法明帶上堂來問他等烏鴉之事二人發怔想了多時方纔想起原來這兩個烏鴉是寶珠寺廟內槐樹上的因被風雨吹落兩個雛鴉將翅摔傷多虧法聰好好裝在笸籮內將養任其飛騰自去不覔竟有鳴寃之事包公聽了點頭將他二人釋放無事此案已結包公來到書房用畢晚飯將有初鼓之際江黃二人從寶善莊回來將帶領見老兒將他女兒交代明白的話回了一遍包公命他二人勤勞辛苦每人賞銀二十兩二人叩謝一齊立起剛要轉身又聽包公喚道轉來二人連忙止步向上待立包公又細細詢問韓彰二人從新細稟一番方纔出

來包公細想韓彰不肯來之事是何緣故並且告訴他盧方等聖上並不加罪已皆受職他聽了此言應當有向上之心如何又隱密而不來呢猛然省悟道哦是了是了他因白玉堂未來他是決不肯先來的正在思索之際忽聽院內拍的一聲不知是何物落下包興連忙出去却拾進一個紙包兒來上寫着急速拆閱四字包公看了以為必是匿名帖子或是其中別有隱情拆閱看時裡面包定一個石子有個字柬兒上寫着我今特來借三寶暫且携歸陷空島南俠若到盧家莊管叫御猫跑不了包公看罷便叫包興前去看視三寶又令李才請展護衛來不多時展爺來至書房包公即將字柬與展爺看了展爺忙問道相

爺可曾差人看三寶去了沒有包公道已差包興看視去了展爺不勝驚駭道相爺中了他拍門投石問路之計了包公問道何以謂之投石問路呢展爺道這來人本不知三寶在於何處故寫此字令人設疑若不使人看視他卻無法可施如今已差人看視這是領了他去了此三寶必失無疑了正說至此忽聽那邊一片聲喧展爺吃了一驚不知所嚷為何且聽下回分解